

「长篇小说」



猎鹰

马文强◎著

马文强 LE YONG 惜缘

W 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鹰 / 马文强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5075-3035-3

I. ①猎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4551 号

书 名: 猎鹰

标准书号: 978-7-5075-3035-3

作 者: 马文强

责任编辑: 宋军占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net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55 发行部 010-58336270 编辑部 010-583362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印刷: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787mm × 1092mm 1/16 开本 18 印张 300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CONTENTS >>>

目 录

引子 >> 001

第一章 失踪 >> 004

猎鹰会不会被外星劫持而去了呢? 或者, 它飞进了一片神秘的时空旋涡, 到了一个未未知的空间世界里?

第二章 无头裸尸 >> 026

一系列的怪事接踵而至, 先是猎鹰离奇消失, 接着又遇上无头裸尸, 继而是秃子的怪异举动, 宾馆里神秘的老外……

第三章 追捕 >> 040

方警官跳下警车, 一拉枪栓, 半蹲在地, 飞快地观察了一下四遭的情况, 然后示意其余干警, 快速将化工厂包围起来!

第四章 诡道 >> 052

忽然, 地洞入口处不远的一个小土包上, 有一个亮亮的东西闪了一下, 方警官走了过去, 原来是一个小镜子镶嵌在小凹坑里。

第五章 魔殇 >> 060

当时我父亲骑的是一匹白马, 有人发现他时, 那匹马已被血染得一片鲜红……

第六章 驯鹰 >> 066

一只桀骜不驯的野鹰,要经过这么多复杂的驯化程序,才能使其成为一只“迎风而翔,振翅捕食”的猎鹰。

第七章 谜局 >> 077

那些走私的猎鹰,究竟在何处?那个便衣警察被谋杀的案子,究竟该如何去做结论?潜藏在秃子背后的老大,究竟又是谁?

第八章 秘案 >> 083

马老汉忽然紧张了起来,那只远处的杂鸟,莫非仍是那神秘之中的“鬼魅”,能够再次将猎鹰抓走吗?

第九章 暗斗 >> 093

地下室里摆着一个冰柜,一个大案板,案板上放着几把杀羊用的带血槽的弯刀,案板旁边的篷布下,放着三个鹰笼子,三只鹰被关在其中。

第十章 打劫 >> 104

方警官躲在一个茶几旁边,举着枪,想:这个陈敏志果然是老大级别的人物,在这么短的时间里,居然派人将这里包围了起来!

第十一章 怪器 >> 113

院子中央的那个圆墩,忽然发出了“嗒呜——嗒呜——”的声音,那只“蝴蝶”的翅膀,忽然间一开一合,牢牢将猎鹰的翅膀夹住了!

第十二章 密码 >> 126

小刘迅速敲击着 Enter 键,并不时按下“Ctrl+C”,双手在键盘上飞快敲击转换着……

第十三章 秘洞 >> 145

忽然,燕昭在天旋地转之间,感觉前面有一个地洞,如一个恶魔的大口,生生出现在了眼前……

第十四章 传说 >> 169

传说在很久以前，我们这一带有一只长着九颗脑袋的怪兽，它会飞，会钻地，比狐狸更狡猾，比老虎更凶猛。它常常来损坏庄稼，甚至吃人，吃牲畜。

第十五章 暗号 >> 179

鬼哥这才明白：鹰铺的打鹰人，与前来收货的人之间，是有一种信号约定的。

第十六章 炸弹 >> 202

二当家趴在小凸包上，用手轻轻拔着上面的草，几根草被拔出来后，下面露出一层硬硬的壳，像铝塑板，又似乎不像……

第十七章 反窥 >> 214

“女人内裤？小孩纸尿裤？玩具铃铛？滨湖公园？”老骨揉着自己的太阳穴，反复琢磨着：他，究竟在干什么呢？

第十八章 文物 >> 226

很快，文物专家也赶来了，对这些羊皮经卷进行了拼凑复原，居然发现两面夹层墙中，竟是整整 108 卷的经文。

第十九章 暗道 >> 237

老骨在八卦图案的上、下、左、右，各踩了一脚，只听“忽忽”的声音传来，八卦图案开始整体性下落，再下落……露出一条长长的通道入口……

第二十章 爆炸 >> 258

钢架桥上传来一连串的巨响，水面接连掀起一丈多高的水浪，片刻工夫，水库上再也见不到钢架桥的影子了……

尾声 >> 277

“鹰这东西，不是笼中之物，不是世间俗鸟，它的翅膀、尾翼、利爪、尖喙、眼神，无不传达着‘遇风尘之会，必有凌云之志’的大气……”

I NTRODUCTION N >>>

引子

风，呼呼地刮起来了。

望远镜套住一座斗升状的破败烽燧，来回游动着，无垠的草滩，宝塔状的土崩群，歪拧如虬龙的枯树，在镜头中晃了又晃。

“你们逮到的消息，到底准不准？”一个沙哑的声音，自镜头后传来，“我们大老远地来，别他娘的又闹个空欢喜……”

“错不了，大哥！今儿一早，他就架着鹰来这儿了，我专门派人盯着的。这回，咱绝对失不了手……”

“快看啊——鹰，鹰！鹰在那边……”

镜头“唰”地一个大幅移动，在草滩的西北侧，终于锁定了一个男人，一个肩膀上架着鹰的男人！

架鹰的男人，当然不晓得即将到来的凶险，依旧悠然地吹着口哨，将鹰从肩膀上取下，掏出一团白色的线轱辘，一截截地散开，咬进嘴里，“嘣”地一声拽断，而后，

对着一轮大大圆圆的红日，穿针引线，开始为鹰缝着尾部的翎毛……

“对，没错，就是这只鹰，极品的海东青呀！老子为了它，整宿整宿地睡不好觉，怀里搂着婆娘，心里想的还是它……”沙哑的声音又起，“弟兄们，把各自的家伙都准备好，我们必须成功，绝不能失败！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！”

“嘟——”地一声响，一辆黑色吉普车掀起一团黄烟，冲冲撞撞，向着草滩西北侧进发了！

架鹰的男人，终于将猎鹰的尾毛缝好了！

“伯伯，你又来弄鹰啊……”一位骑着白马的牧羊少年，从架鹰男人的身后跑来，“唰”地跳下马，蹲在架鹰男人的身前，两手托着腮帮，专心致志地看着在男人手臂上不停扑腾的猎鹰。

“伯伯，你为啥把鹰的毛缝起来呢？”

架鹰男人摸了一下牧羊少年的脸蛋，笑着说，“把鹰的毛缝上，就是让它飞不高！”

“为啥让鹰飞不高呢？我听村里的老爷爷说，鹰是通天的使者，它飞呀飞，一直飞，太阳有多高，它就能飞多高哩！”

“是呀……”架鹰男人仰起头，言语间充满了唏嘘慨叹，“鹰想飞多高，就能飞多高，哪怕风再大，雨再大，打雷扯闪电，只要它飞起来了，谁也阻止不了它！鹰是通天的使者，是天空中的霸王哩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”架鹰男人的话锋一转，“如果要想让鹰为人捕食，那么，人就得驯化它，让它听人的话……”

“噢，我想起来了，村里的老爷爷管这叫‘熬鹰’、‘驯鹰’。对吗，伯伯？”

牧羊少年用手抠着鼻孔，忽然又问：“伯伯，你的右眼睛咋了？怎么蒙着一个黑糊糊的胶布？”

架鹰男人站直身子，对着红日，舒展了一下筋骨，自嘲似的笑了，“驯鹰的时候，让鹰给啄瞎了的……”

“哎呀，驯鹰到底咋驯的，很难吗？很危险吗？”

“熬鹰，驯鹰，是一门手艺，有几千年的历史了。掌握了这门手艺，就不难了，也不危险，如果没有完全掌握，那就不是人驯鹰，而是鹰驯人了……”

牧羊少年将马缰绳交到架鹰男人手上，说：“伯伯，你帮我把马牵一下，我过那边去赶赶羊，那儿的草太稀了……”

黑色吉普车愈来愈近，扑喇而起的黄烟，卷着，腾着，笼罩着那轮红日。

“咯——”

“咚……”

吉普车像一头怪兽，猛地扑上前去，丝毫不减速，将架鹰男人撞翻在地……

“山子，快，快下网套，套住海东青，朝回套，别下车！”沙哑的声音，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兴奋！

蒙着眼罩的海东青，尾巴被白线缝着，不能高飞，刚刚弹起半米，“呼嗖”一响，一面黄色密网套便扑罩下来，将海东青全然罩住，网口“倏”地一收，在草滩上翻了两次， “呼”地一下，便收回了吉普车里！

吉普车又是一声怪响，加足马力，朝前开去……

“我的鹰，我的海东青……”架鹰男人从地上艰难爬起，用袖子抹了一把后脑勺上的血，牙根一紧咬，猛跑两步，追上了惊慌失措、原地乱跳的白马，一跃上马，紧紧追赶！

“嘭，加——”架鹰男人拼尽全力夹紧马肚，顺着吉普车的黄烟朝前追！

绕过那棵歪拧的枯树，架鹰男人后脑勺上的血越流越多，顺着衣领朝下淌，他感觉头愈来愈重，身体愈来愈冷……

“他娘的，还真是个一根筋，‘蝌蚪撵鸭子’，不想要你的碎命了？”

吉普车车窗上，探出一个黑乎乎的枪管，随着车的颠簸，晃动着，瞄准着……

“呼——”

架鹰男人猛地捂住胸口，指缝间的血不停地流，滴到白马的脊背上，沾到白马的鬃毛上，跌落到一株株的绿草上。

架鹰男人的身体朝前俯去，再俯去，白马的鬃毛上沾满鲜血，马鬃一甩，血珠子纷纷乱乱，洒扬起来，将那轮红日染得更红了……

他从马背上掉了下来。

吉普车渐渐消失了……

C^{第一章}_{HAPTER} 1 >>>

失 踪

放 鹰

(唐)白居易

十月鹰出笼，草枯雉兔肥。
下鞬随指顾，百掷无一遗。
鹰翅疾如风，鹰爪利如锥。
本为鸟所设，今为人所资。
孰能使之然，有术甚易知。
取其向背性，制在饥饱时。
不可使长饱，不可使长饥。
饥则力不足，饱则背人飞。
乘饥纵搏击，未饱须繫维。
所以爪翅功，而人坐收之。
圣明馭英雄，其术亦如斯。
鄙语不可弃，吾闻诸猎师。

壹

燕昭借着一座古烽燧投下的阴影歇脚时，烽燧上方的天空，正盘旋着一只鹰。

鹰在天上高高飞着，燕昭两手扶地，脑袋一再地向后靠去，才感觉自己与那只鹰无限亲近了。鹰的翅膀扑展开，平衡而对称，滑翔出一条舒展的弧线，绵羊毛一样的云朵，簇拥着，随着鹰的滑翔弧线旋转起来了，云朵下的草场旋转起来了，草场上的花草牛羊也旋转起来了。

这里就是父亲三十年前插过队的地方吗？

三十年前，父亲在这里学会了脖子上青筋暴突地唱秦腔和“花儿”，学会了挽起袖子，握着弯刀去宰羊，而后满头满脸溅满了腥腥咸咸的羊血，却依旧乐呵呵地傻笑！父亲拿着废旧的工分簿，捏着不到一寸长，并且缠着麻绳的短头铅笔，藏在麦场的垛子旁，画出一幅幅鹰的速写图，将那个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的黄布书包塞得满满当当！

燕昭站立起来，拍拍手心散着羊膻味道的泥土，将背包朝肩上一搭，想起父亲在自己临行前说过的话：“王冕画梅，郑燮画竹，齐白石画虾，徐悲鸿画马，黄胄画驴，哪一个艺术大家，不是深入生活，扎扎实实地去学习创作……”

这一刻里，燕昭感觉并理解了那个年代的激情，“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，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——”

火热的生活？像火一般红，像火一般热吗？

燕昭猛然一怔——前方果真有一团火红的东西！

火红的狐狸！

一只火红的狐狸，正快速地追赶着一位身穿白褂子的少年，狐狸与少年仅保持着七、八米远的距离！自小在城市长大的燕昭，闹不明白：狐狸究竟对人有多大的攻击性？它会咬死人吗？它的奔跑速度究竟比人快多少呢？我如果现在赶上前去，还能够救下少年吗？

无论如何，人命大如天！燕昭不容再继续迟疑了，他摔掉肩包，随意从地上摸起一截条石，飞步流星地朝前奔跑而去！边跑边“嗷嗷”地大喊着，企图以巨大的声响吓走狐狸，同时，也为自己的解救行为壮势！

由于燕昭奔跑的路线，与狐狸追赶少年的路线，是呈垂直之势的，随着燕昭越跑越近，他的心里越有点疑惑起来了——那只火红的狐狸，似乎十分怪异，四条腿均掩藏在草丛之间，看不出“前腿刨地，后腿奋蹬”的架势，就连它长长的大尾巴，也是拖在草上，水平地呈“S”型摆动！那么，它是如何前行的呢？而且，它的前进速度，始终与少年的奔跑速度处于恒定状态，似乎总追不上少年，始终保持着七、八米的距离！

再近一些了，燕昭更加惊奇：少年的奔跑姿态，似乎并不像是在逃命，反倒有些嬉戏的感觉，甚至还不时地回过头去，冲着后方微笑！莫非，这只狐狸是他驯养的吗？

这时，少年终于发现燕昭了，他“啊啊啊”地冲燕昭大喊着，并不停摆手，示意燕昭不要跑过去！可是，燕昭的速度已经完全提起来了，如何能立刻就刹住？

少年似乎体力不支了，他一屁股坐了下来，扯起褂子擦着脑门上的汗水。少年一停，狐狸也一下扑卧在草丛里，一动不动了。

这时，燕昭也恰巧赶到了，他一步跨到少年身后，欲阻断少年与狐狸！就在这一刻，他才终于发现：少年的腿上栓着一根细细的绳子，绳子的另一头正好绑在狐狸的脖子上，而那只所谓的狐狸，只不过是张狐狸皮裹着的标本罢了！

正在这时，燕昭忽然感觉头顶有一个黑影扑压下来，待他仰头细看之际，一团黑糊糊的东西，却生生地罩住了他的双眼，急得他连忙以手去拍打，慌乱之下，却感觉自己头上所戴的红色旅行帽，“啾”地一下，脱离了头发，朝上升去，一瞬间，自己的耳后，传来火辣辣的疼痛，一摸，居然有血……

“嘘——”一声长长的口哨声划破草场上空，远处又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。燕昭定下神来，这才看清楚：原来，刚才是一只黑色的鹰，叼走了自己的帽子，而此刻，黑鹰已经高飞而起，在空中滑行出一道优美弧线，稳稳地歇到了一位骑马赶来的老人的肩头。

“后生，你没啥事儿吧？”老人从马背上跳下来，关切地询问燕昭，那位少年也跑了过来，“啊啊啊”地朝燕昭比划着什么，既像是在责怪燕昭，又像是向燕昭致歉。

“不碍事，不碍事……”燕昭淡淡地微笑，以手遮住了自己耳朵背后的伤口。

老人踮起脚，伸着脖子，仔细打量了燕昭的伤，而后两手在裤腰上内疚地搓动着：“走，后生，上我家去，被鹰抓了，可是了不得咧……”

燕昭很不好意思地坐到了马背上，老人牵着缰绳在前引着路，少年背着燕昭的背包，在后面跟着。

老人边走边介绍说，他叫马金泉，就是这固仓村的人，他十分喜爱驯鹰！而那位

少年，叫瓜蛋，是个哑巴孤儿。刚才，他们就是通过狐狸标本，来训练猎鹰的捕食技能……

到了马金泉老汉家，燕昭刚从马背上跳下，一条黑色的大狗，“呼”地猛扑过来，冲到燕昭跟前后，在燕昭裤脚上不停地嗅着，粉色的长舌，几乎贴到了燕昭的脚背上，弄得燕昭心惊胆战！

“去，大黑，乖乖卧着去——”马老汉一声喊，大黑狗“呜”地闷叫一声，卧到一侧去了。

马老汉取出一个小瓦壶，拔掉上面的红布塞子，从里面倒出了一些淡黄色的药粉，小心翼翼地为燕昭敷到了伤口上，燕昭顿时感觉伤口上传来一阵清凉之感，伤痛似乎转瞬消失了。

“瓜蛋，杀个羊羔去——”马老汉从橱柜里摸出一把刀，交给瓜蛋，瓜蛋接过刀，调皮地笑着，蹦蹦跳跳出门杀羊去了。燕昭瞅着他的背影，这才意识到：瓜蛋虽不会说话，但耳朵没问题。

当燕昭整理着自己的行李，并向马老汉说出自己的父亲曾在固仓村插过队时，马老汉猛地一拍炕沿，兴奋地说：“哎呀呀，我就说嘛，你说话的腔调，我一听，咋就这么熟咧？”他一连好几下地拍着自己的脑门，若有记忆复苏地说：“对对对，你大（西部人对父亲的特有称呼）就是在固仓插过队哩，那时候，他就住在我家，我跟他熟得很……”

马老汉说起当年往事，越说越兴奋，越说记忆越清晰，越说越感觉燕昭就像自己的亲人似的。燕昭看着马老汉红油亮亮的脸庞上，洋溢着和蔼的笑容，也愈发觉得心中忽然间腾了一股股的温暖……

瓜蛋将羊羔肉煮好了，马老汉拿出了自酿的马奶酒，三个人坐在炕上吃喝了起来。

几杯酒下肚，燕昭的话渐渐多了起来，便向马老汉询问起今天自己为何被鹰抓，马老汉刚端起酒杯，听这一问，顿时笑得酒杯都快端不住了。

“在我们这里，我们将这狐狸标本叫‘肉幌子’，是专门用来驯鹰的：一个人拖着肉幌子在地上跑，模仿野物的欢实劲儿，鹰看见了，就肯定去捕抓！可是，你今天戴的红帽子，忽然出现在肉幌子跟前，鹰就误以为，那是一团鲜肉，所以，它就朝你扑去了……”

马老汉将手里的酒杯放下，仰着头，满脸皆是自豪的表情：“我们这里的驯鹰习俗，有几千多年的历史了。在过去，养一只好的猎鹰，可以靠它在冬季养活一家四五

口人，只要有鹰在，人们就有野兔、雪鸡、旱獭、狐狸等动物吃，这些野物的皮毛，还可以卖钱哩……”

瓜蛋听到这里，两个眸子晶亮着，一把拉过燕昭的手臂，使劲地摇着，嘴里“啊啊”地叫喊着，并用手指指马老汉，又指指天空，做出一个鹰飞翔的姿势，然后朝马老汉竖起了大拇指！

燕昭不明白瓜蛋想要表达什么意思，一脸迷惑地看着瓜蛋和马老汉。马老汉哈哈大笑起来，一边为燕昭添酒，一边说：“在我们这里，每年都会举行一次驯鹰大赛，主要比赛一些‘定位飞’、‘抓兔子’、‘抢食’等内容，就好比天津人斗虫，河南人斗鸡，苗族人斗牛一样，就是图个乐！我养鹰驯鹰几十年，拿过不少驯鹰比赛的冠军，当地的驯鹰人，就给我起了个‘驯鹰王’的名号！呵呵，见笑，见笑了……”

说着，马老汉放下酒杯，满面红光地打开了炕头上的一个锡箔皮箱子，从里面取出许多的照片，拿给燕昭欣赏！燕昭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些照片，见上面多是马老汉参加驯鹰比赛时，手托猎鹰的飒爽英姿，以及同许多“鹰友”在一起切磋技艺的镜头。燕昭指着其中一张照片问：“这个人的眼睛上，怎么贴着个膏药呢？”

“噢，你问独眼彪啊……”马老汉一副自豪无比的神情：“这人是个鹰痴，驯鹰时让鹰把右眼睛给啄瞎了！他的驯鹰水平很了不得哩，不过，也照样是我的手下败将……”

第二日一大早，燕昭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忽然感觉被人轻轻地推拉着，睁眼一看，是瓜蛋。瓜蛋见燕昭醒了过来，迅速帮燕昭将衣裤抱了过来，嘴里“哇哇哇”地叫喊着……

贰

燕昭一脸疑惑地穿好衣裤，瓜蛋便拉着燕昭朝“鹰房”跑去！两人刚一进鹰房，燕昭便看见马老汉正在给鹰喂食，原来马老汉今天要训练猎鹰抓兔子，瓜蛋急着来叫他，是想让他来看这个啊。

马老汉戴着厚厚长长的皮手套，将一截切好的肉丝，捏在手里，只露出了一厘米左右的长度，然后嘴里“咕咕咕咕”地叫着，将肉丝朝鹰的尖喙凑去！黑鹰头上戴着面罩，听到这熟悉的声响，立刻精神抖擞起来，不停地转动着头，支撑在“鹰架”上的利爪，也不时地抓动着，两只翅膀忽忽闪闪，威风而雄健！可当黑鹰的尖喙刚啄到

肉丝，并使劲朝里吞咽时，马老汉却又将手背朝下一翻，将胳膊朝回一缩，将肉丝藏了回去。

燕昭不明白马老汉为何要这么做：既然是喂食，为何又躲躲闪闪呢？难道是怕被鹰啄伤吗？马老汉便解释说，给鹰喂食，最忌讳的就是直接把大量的肉一下子给鹰吃掉，长此以往，就容易形成鹰的惰性，以为食物来之容易，便逐渐丧失了天生的敏锐和霸气！因此，必须逗着它，吃一口，躲一口，停顿一下，再吃，再躲，让它欲罢不能，唤起它的猎食本性……

“走，燕昭，我们到草场去，今天带你去看猎鹰抓兔子！让你见识一下，一只奔跑的野兔是怎样被鹰抓住的！”

时近中午，草场上残留的露珠，在阳光映照下，炫亮晶莹！天蓝得如一块美玉，几缕几缕白云，点缀其上，更衬出天与地的宏阔高远……

吃罢了带来的干粮，马老汉将鹰从肩膀上取下，然后摘下了鹰头上的眼罩，对着鹰轻轻地说话，似乎在向一位挚友讲述着悄悄话一样。

“去喽——”马老汉胳膊朝天空一扬，猎鹰“呼”地腾飞而起，先是猛地扇了几下翅膀，紧接着便升至中天，在高空之中，平稳地托展双翅，徐徐地盘旋着，寻找着草场上的猎物。

燕昭手搭凉棚，将头仰得高高，视线一刻不停地跟踪着鹰的身影。这时，猎鹰发现了一只野兔，便忽然将翅膀朝后一拢，两只眼睛放射出锐利的光，疾速地朝下俯冲，“嗖”地一下，如飞箭追风，转瞬便将兔子按在了身下，一只利爪抠住了兔子屁股，兔子受痛拼命撕咬，猎鹰便趁势用另一利爪抓瞎了兔子的双眼，然后两只爪子合拢，一扭一搅，顿时折断了兔子的腰椎和肋骨！几乎同时间，猎鹰用它的尖喙“倏”地一下，朝兔子的嘴巴啄去，整个兔子的脑袋便被撕裂开来……

马老汉见猎鹰正快速地享受着“美味”，赶紧朝前跑了几步，打了个响亮的口哨，猎鹰听到口哨声，“呼啦”地腾空而起，抓起兔子，飞到了马老汉身边。

“马大叔，你这鹰这么厉害，一年得抓多少只兔子啊，恐怕你把兔子肉早就吃腻了吧？呵呵……”眼前的这一幕，看得燕昭惊心动魄，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，燕昭故意这么打趣着。

“其实，抓兔子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……”马老汉将那只死野兔拎在手上看了看，说：“这是一只年幼的野兔。倘若遇上了狡猾的老兔子，猎鹰甚至会有生命危险……”

一只矫健的猎鹰，难道还怕一只老兔子？燕昭有点想不明白了，可是，当他听了

马老汉一番解释，这才终于晓得：当一只富有逃生经验的老兔子，遇到猎鹰袭击时，即使屁股被猎鹰的利爪抓得撕心裂肺，但也绝不回头，因此，猎鹰抠瞎兔子双眼的预谋就无法得逞！甚至它还会拖着利爪已经抠进自己肉里的猎鹰，朝酸枣林和蒺藜丛里钻，利用植物的尖硬的刺扎伤猎鹰。

负痛的猎鹰不得不放开抠入兔子肉里的利爪，努力飞身逃出“束缚”，结果越挣扎，酸枣刺与蒺藜刺扎得越多，翅膀也被酸枣藤越缠越紧，最终，猎鹰被扎得血肉模糊，羽毛七零八落，翅膀折断，爪子扯断，一命呜呼！

燕昭一边听，一边在心底赞叹着：马老汉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驯鹰高人：关于鹰的一切细节，他都了然于胸，如此高超的驯鹰技艺，绝非一年半载之功，个中艰辛，若非亲历，怕是难以体悟得到啊！

马老汉用小弯刀只从死兔子上轻轻挑下一小片肉，犒劳了一下猎鹰，便又将猎鹰放了出去，希望它再练习一次捕食。

猎鹰在空中盘旋了好几圈，似乎未发现什么猎物，贴近地面扑扇了几下翅膀，又向天空直冲而上，一圈圈地回旋，寻找着猎物。

这时，远处天空出现了一个小黑点，好像是一只杂鸟！猎鹰的尾翼一抖，翅膀瞬间一展一收，迅疾前飞而去！

马老汉立在原地，仰着头，脸上是一种紧张与欣喜交织的表情，好像一位静坐湖边的钓者，看见鱼漂在水面上抖动的刹那，对即将到手的所钓之物，充满了难掩的兴奋与莫名的紧张一样。

猎鹰很快就飞到了那只杂鸟跟前，用利爪和尖喙擒住了杂鸟，远远地看去，猎鹰的身躯已完全将杂鸟遮盖起来了！

这时，十分怪异的现象发生了——猎鹰抓着那只杂鸟，忽然间，开始从高空跌落，一眨眼工夫，便跌落到地面，掩藏在丛生的杂草之间了……

猎鹰跌落的地点，距马老汉十分遥远，面对突然发生的现象，马老汉急得单脚跺地，大喊一声：“走，快走——”

草场的地形并不十分平坦，多有起起伏伏的小土包，当猎鹰在空中飞翔时，人自然一眼便能看见，但一旦落到地面上，隔着那么远的距离，视线必然受阻！

马老汉领着燕昭和瓜蛋，不顾疯长的野草和蒺藜绊脚，不顾飞速奔跑的疲惫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好一阵子，终于来到了猎鹰跌落的区域。

可是，三个人全都傻眼了——四遭只有丛生的杂草，哪里还有猎鹰的身影？

三个人低着头仔仔细细地在周围搜寻着，几乎不放过每一平方厘米，然而，无论如何也寻不到猎鹰的影子！

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猎鹰是被无耻的猎人一枪击中了么？可是，刚才并未传来任何的枪声啊！就算是猎人使用了消声的猎枪，但以猎鹰的身体，也不至于挨了一枪就从天空跌落下来啊，再者说，就算猎人使用了杀伤力极强的子弹，那么，草丛里为何连一点血迹都没有呢？就算那是超级诡异的子弹，击中猎鹰，不至流血，可是，猎鹰在中弹之后，势必要一番垂死挣扎，现场为何连一根鹰的羽毛都未留下呢？再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假设的那一切都成立，那么，猎人毕竟是人不是神，他过来取走猎鹰，然后逃走，也得需要时间啊，可这附近既没有人的脚印，也没有车轮的痕迹，猎人是如何以这么短的时间，取走猎鹰的呢？

“马大叔，你看这里——”燕昭指着杂草说：“这一片的杂草，都有规律地朝西面方向微微倾斜，形成了一条窄窄的不易发觉的‘小草沟’，这会不会是……”

燕昭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，他的本意是想说，猎鹰会不会是被一条巨大的蟒蛇，或者什么怪兽拖走了，可是他忽然又想到：巨蟒一般都生活在南方潮湿炎热之地，西北地区，一般是不多见的；另外，就算有巨蟒和怪兽，可它们都是陆地上的动物，它们如何能让在天空高飞的猎鹰，忽然就跌落下来呢？

三个人都在分析思考着，可想破脑壳，也依旧无所头绪！偶尔看过一些网络小说的燕昭，甚至在心底开始了一些离奇的假设——猎鹰会不会被外星人驾乘着传说中的“隐形 UFO”，劫持而去了呢？或者，它飞进了一片神秘的时空旋涡，穿越时空，到了一个未为可知的空间世界里？固仓这片草场，也如“百慕大三角”、“四川大凉山神秘谷”等区域，充满了诸多人类未解之谜吗？

叁

“我们会不会跑偏了，也许，猎鹰刚才没在这个位置跌落呢……”燕昭嘴里喃喃着。

瓜蛋一听燕昭这么说，急得跳了起来，然后走到燕昭跟前，扯着燕昭的衣角，不停地拽，似乎是在表达着：我刚才明明看见猎鹰就在这个地方不见了的，你为什么说跌落到了别处呢？又或者，是在问：那你说猎鹰究竟是在哪个位置跌落的呢？

燕昭被瓜蛋拽着衣角，扯来摇去，他咬着嘴唇，摸摸瓜蛋的头，安慰着瓜蛋：不